



双腿『站起来』，媳妇娶进来

陕西镇巴贫困户有了『专属医疗队』，残疾汉『双喜临门』

新华社西安1月8日电(记者孙波、沈虹冰、陈晨)“我要结婚了!日子看好了,腊月十九,到时请你们来吃酒!”36岁的牟文贵满脸幸福,指着厅堂一角的大幅婚纱照,对上门服务的县妇幼保健院医生康祥梅说,顺手理了理花4000元买的订婚戒指。

“瞧把你高兴的……”穿着大红外套、坐在轮椅上的未婚妻曹晓霞笑道。

治病、网恋、搬新房、订婚,牟文贵在这个岁末年初迎来人生“双喜”。

牟文贵曾经以为,这辈子再也离不开拐杖。在刚刚搬入的新居明亮整洁的客厅里,安装上量身定制的假肢,他还不太习惯。但曹晓霞鼓励的眼神,令他想到“站起来”的不仅是自己的双腿,还有未来敞亮的生活。

牟文贵的家在陕西省镇巴县洋街街道办高桥村茨竹沟村民小组。像这个大巴山腹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许多村子一样,山连着山,山外还是山。从村里出发走到最近的集镇,腿脚轻便的小伙也要走上4个小时。

父亲体弱,母亲残疾,哥哥患有智障,3间土房一住就是15年,每一次下雨,屋里就要多几个接雨水的瓦盆。地里撒下种子,有时收获的还没有种子多。为了讨生活,牟文贵下过井、挖过矿,吃遍了苦,勉强撑起这个家。

春去秋来,日升月落。到了成家的年岁,亲戚帮忙说亲,姑娘们一个接一个地上门,却一个连一个地扭头而去。临走时总要撇下一句,“你人挺好的,可你家实在是……”

娶媳妇成了奢望,一场厄运又不期而至。2012年正月,忙着给家里喂猪的牟文贵一脚踩空摔下山梁。山高路险,看病拖到了第二天。父亲和老手轮换着把他背下山,“山路走了5个小时。我熬过了最痛的一天一夜。”牟文贵说。

“右腿髌骨粉碎性骨折,要立即到西安大医院更换人工髌骨,准备20万元手术费!”镇巴县医院医生的话,打碎了牟文贵的康复之梦。他本能地放弃,也就此断了站起来的念想。

一双拐杖,成了朝夕难离的伙伴。数不清的夜晚,他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只能大口吞下止痛药才勉强入睡。

在陕西省11个深度贫困县之一的镇巴,和牟文贵有着类似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县建档立卡48968名贫困人口中,因病因残致贫返贫的就有18625人。“小病拖、大病扛、重病愁断肠”,曾是这里患病贫困群众的真实写照。

针对这一现实,2016年,镇巴县启动了健康扶贫工程,牟文贵也就此迎来了人生拐点。镇巴抽调县、镇、村三级686名医生组建了180个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实现对贫困户的上门服务全覆盖。当地整合新农合、大病救助、社会帮扶等,将贫困人口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由58%提高到86%以上。

牟文贵也有了康祥梅等5人的“专属医疗队”,享受每月至少一次的上门诊疗服务。

2017年7月,牟文贵病情恶化,被确诊为右股骨远端骨巨细胞瘤,需要立即进行右下肢截肢。这一次,在家庭医生团队的协助下,他心情轻松地上了手术台。

手术成功了!1.3万元的费用合计报销了1.12万元,术后家庭医生团队定期上门复查,对牟文贵进行康复指导和心理治疗。阴霾散去,这个原本帅气的小伙,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一场不期而至的爱情,敲开了新生活之门。去年3月,在镇巴县残疾人联谊会的微信群里,牟文贵结识了32岁的曹晓霞。手机屏幕的另一端,晓霞俏皮的话语、乐观的心态,让他爱意萌动。他鼓起勇气向这个病友表白,两颗相隔上百里山路的心贴在了一起。

幸福来得突然,让牟文贵有些应接不暇。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他和父亲搞起了生猪养殖和养蜂,种上了几亩中药材,2017年收入超过1.5万元。2018年底,他家搬进了镇巴县高桥移民安置点,四室一厅的新房,自己只掏了1万元。

牟文贵开朗了许多。最近,家庭医生团队联系到当地残联与红十字会,为他免费安装了假肢。终于可以告别双拐的他并不知道,各级政府为扶持他脱贫的总投入超过20万元,而在镇巴县,因为健康扶贫,全县因病致贫返贫户已由9862户减少到2814户。

“再也不用拄拐,这日子,做梦都想不到啊!”元月6日,搬入新房的第2天,牟文贵迫不及待地带着未婚妻到县城拍摄了婚纱照。等待婚礼的日子里,装饰新房、添置家电、发送请帖,他忙得不可开交。

申请残疾人创业基金办个小卖部、在网上开网店售卖山货……对婚后的日子,小两口已经有了新打算。牟文贵还主动提出申请,想要提前一年退出贫困户。“自己奋斗的日子最美最幸福。这贫困户帽子,我再也不想戴了!”

“小曹不是先天性截瘫,生孩子应该没问题,我们会接她去做全面检查评估。”康祥梅的话不啻给两位新人送了个大红包。激动的牟文贵从箱底翻出了十年来没有碰过的唢呐,轻拭尘土,深情地对准未婚妻和医护人员吹响了一曲《九月九的酒》。

牟文贵的目光不时注视身旁的晓霞,晓霞也随着音乐轻轻打起了节拍。乐曲在新房中跳跃,欢快地飘向苍苍的大巴山……

安徽西递：千年古村的“守夜人”

新华社合肥1月8日电(记者汪海月、张铮)铛!冬夜里11点,一声低沉的锣响荡开在寂静的千年古村安徽西递。63岁的打更人卢惠中如往常一样扬起手中的木槌,走过纵横交错的深巷,将锣声送往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打更是中国古代夜间的一种报时工作,兼顾巡夜和维持治安,由此产生了更夫这一职业。随着时代的变迁,更夫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但在西递村,打更传统延续了下来,打更人每夜出更巡夜,守护一方平安。

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村始建于北宋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这里保存有完整的徽派民居224幢,被誉为“中国明清民居博物馆”,大量成片的木质古建筑使得防火成为村子里的头等大事。自清朝起,西递村就成立了打更队,后期中断,直至1996年又重新建立。

“西递村的宅子连片间距小,消防车进不

来,一烧起来救不了火,所以我们重新成立了打更队,提醒村民夜间关门、注意用火用电,保证整个村的安定和谐。”西递村打更队长黄煜介绍。

卢惠中已打更3年多,是队里的主力,浙浙沥沥的冬雨让石板路湿滑难行,卢惠中头戴斗笠,右手持铜锣,左手拿木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西递村的夜色里。

“每到一路口就要打一次锣,每隔100米要打一下。不能在别人的家门口打,路过有小孩的人家不打,在孤寡老人家门口要敲得响一点。”卢惠中说。村里有99条小巷,曲折蜿蜒,生为西递人的他早已把线路和每家每户的情况都熟记于心。

打更路线是一代代打更队传下来的,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先走到村子最西边的牌坊,再经过祠堂、管委会,过桥到东边

的村口,绕一圈再往回走,一趟下来要1个多小时。夏天要打两遍锣,11点一次,下半夜2点一次,到3点结束。

冬天村里的路灯11点多就熄了,卢惠中就打着手电筒照亮脚下的路。往回看,是墨一样的黑。夜晚的村庄格外安静,除了打更声就只有潺潺的流水和偶尔的狗吠声。“都在村子里,我也不怕,主要就是提醒大家注意用火用电,保证村子安全。”

白天,卢惠中在外打工,近傍晚时分才能回家。妻子胡一霞会早早为丈夫洗菜做饭。吃过晚饭,卢惠中会在家先睡一觉,为晚上11点的打更“充电”。

胡一霞总会在丈夫出发前再三叮嘱:“最近路面修整,打更时看着点路,走慢一点。”2018年年末大雪,积雪达10厘米深,卢惠中仍坚持出去打更。胡一霞只能在家关注着锣

声守候。“听到锣声越来越远,就知道他快要回来了。”“全家人都支持他这份工作,再辛苦也要坚持下去。”胡一霞谈到丈夫的这份工作,话语里透露着西递人对古村落平安祥和的期许。

打更队成立以来,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光锣就打坏了几十面,村子夜里没发生过一次火灾。村里每月也会给打更人发放一笔补助作为报酬。

村民们也早已习惯深夜里的锣声。68岁的西递村村民王家平说,20多年过去了,每晚的打更已融入了他的生活。“现在晚上听到锣声,心就会特别定,村里的安全也有了更好的保障。”

“世界遗产是不可复制的,西递打更队会一直延续下去,保护好这一世界遗产,保卫好西递人的共同家园。”黄煜说。



村里来了文艺志愿者

▲1月7日,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穆店镇大桥村,张响(前)与村民一起跳腰鼓。张响是穆店镇的一名中学老师,作为文艺志愿者,她经常下乡来到大桥村指导村民排练文艺节目。由文艺志愿者下乡对村民开展文艺培训,是盱眙县营造文明乡风、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

新华社发(周海军摄)

湖南双峰：“理事会”为红白喜事操办设限

新华社长沙1月8日电(记者谢樱)1月6日,湖南省双峰县锁石镇干王某父亲80大寿,一没做寿酒,二没放喜炮,除了直系亲属和亲戚外,左邻右舍都没来拜寿。

“原先我也想风光光办酒席,热闹热闹。现在过上了好日子,做几桌寿酒还是可以。要不是村里的理事会上门做工作,加上儿子说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带头移风易俗的纪律规定,我就要犯错误了,毕竟我也是一名老党员。”王老的一番话,道出了没做寿酒的实情。

“说到理事会,我还要感谢他们呢。”梓门

桥镇岭山村68岁的江大娘说,“2018年3月丈夫病故,按照村里大操大办的习俗,没有10多万元是肯定过不了关的。还好,村理事会的3个成员来了,要求家属按照清单办事。”

清单共5条,包括亡者停留4天之内,乐队控制中西两套,鞭炮不得超过1000元、米酒替代商品酒。就这样,江大娘比预算节省了6万多元。

记者了解到,红白喜事理事会是在2018年元月份成立的,由党员、村干部和五老担任成员,主要是针对农村大操大办等陋习。理事

会通过发动倡导村民自治,在村民同意的前提下,给大操大办限“标准”,为遏制浪费立“章程”。

“村里谁家办红白喜事,理事会不请自到,先做工作后开清单。”梓门桥镇岭山村党总支书记江泳阳说,“2018年全村共办红白喜事8场,通过理事会的协调,场场都让主人满意,每场最少节约开支4万元。现在,只要是办红白喜事,村民都非常欢迎理事会去呢。”

“整酒”少了,攀比风也下降了,老百姓都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花门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舒长久说。

“周围都整洁,不好意思不爱干净了”

云南一贫困户的“洗护”心得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杨静)洗衣服、清扫屋子、整理被子……冬日的午后,永春乡美光村的李万明格外繁忙,不少群众和他一样,趁着晴好天气,开始整理家里的内务。对很多人而言,这个场景非常普通,但对于美光村的部分贫困户而言,这却很不普通。

美光村是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永春乡的傈僳族聚居的村落。在实施新一轮精准扶贫工作初期,村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群众都是贫困户,不少群众都住在木楞房里。当地老百姓对这种建筑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千只脚踏地,万盏灯照明。”同时,因为没有固定的厕所,村民经常调侃上厕所就是“风光”。

由于历史原因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一段时间内,美光村人畜混居的情况比较突出,村民对于小鸡飞上屋顶、猪跑进卧室都见怪不怪,村民的人居环境可想而知。

李万明是美光村阿沙子组的贫困户,精准扶贫前,他住在木楞房内,家里没有床,只

能将棉被等铺在木板上睡觉,还是村里出了名的单身“懒汉”。

随着扶贫工作投入力度的增加,永春乡的硬件条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现象成为过往。生活在条件恶劣地方的村民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在住房、道路、饮水等方面有了保障,村内卫生条件也得到了改善。期间,政府帮助李万明新修了房屋,还修建了卫生厕所。

村里干部以为人居环境提升了,李万明就会开始爱干净、爱护周边的环境。事实并非如此,到新家后,李万明家中环境卫生和个人面貌依然保持“原貌”,更别说主动脱贫了。

“当时李万明不修边幅、长发齐肩,屋子里的锅碗漏了几天都没清洗。”回忆起入籍经历,美光村党总支书记李树雄依然印象深刻。

去年初,永春乡启动“最美城镇”“最美村庄”“最美家庭”“最美人物”的“四美”创建工作。美光村的村干部在进村入户宣传教育的

同时,把家庭内务整理作为主要抓手,并在美光村开展家庭内务整治“骏马旗”“蜗牛旗”评比活动,以鼓励村民要行如骏马驰骋,勿仿蜗牛怠慢。

“如果评分高就可以获得骏马旗”,评分差就是蜗牛旗。”美光村的驻村工作队队员余丽梅介绍,家庭内务整治评比主要从“村规民约”执行情况、农户房屋周边、庭院客厅厨房卧室卫生情况和家庭成员精神面貌等方面量化打分。80以上的挂“骏马旗”,60至80分的挂黄色“蜗牛旗”,60分以下的挂绿色“蜗牛旗”。

在精准扶贫以前,美光村就用过“流动红旗”来对人居环境进行评比,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爱干净的家庭永远都有流动红旗,不爱干净的家庭得不到流动红旗也就无所谓。”李树雄说,去年村里开始用“骏马旗”“蜗牛旗”来进行评比,让“旗帜”真正流动起来了。而为了防止村民将悬挂的“蜗牛旗”丢掉,村里还制定了相应的村规民约。

“我不想得蜗牛旗。”李万明说,在群众大会上,村干部对他进行了批评,第二天他就把自己长发剪掉,并告诉村干部自己会收拾好个人卫生。但因为整体评分比较低,在首次评比中李万明家被评为绿色“蜗牛旗”,他感到了羞愧。

在“四美”创建过程中,除了有村干部上门宣传讲解,乡里还成立便民服务队伍,对群众家庭内务、个人卫生等方面进行指导和服务。“周围都是整洁的,不好意思不爱干净了。”李万明说,他开始从收拾厨房开始,吃完饭后就及时洗碗;收拾卧室,不乱丢乱放衣服和烟头。自己也逐渐戒烟,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得到了改变。

在当地扶贫干部的带动下,李万明开始种植中药材,“今年秦芥能卖到12元每公斤,当归也能卖到7元每公斤,脱贫没有问题。”

虽然李万明的家门口还悬挂着黄色“蜗牛旗”,但他告诉记者,自己会继续收拾好个人卫生,爱护周边环境,“争取早日挂上骏马旗。”

新华社南宁1月7日电

广西：苗家花姐的幸福歌

“猪肉,新鲜猪肉……”临近晌午,屯里响起了阵阵吆喝,听到声音,梁晓花急急走出家门提回十斤肉。

“现在生活好了,家门口就能买到肉了。”苗族阿姐梁晓花家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安山村大袍屯,是屯里第一家饭店的女老板。因一副热心肠,平日里邻里老少都爱称她一声“花姐”。

大袍屯是个水库移民屯,景色虽美,却相对封闭、交通不便,且多林少田,村民多年来只能依靠种植杉杉为生。梁晓花的母亲杨佩仙回忆道,以前吃不上米饭,自己经常挑着百来斤重的担子去山外换,来回一趟要六七个小时,走得脚都磨出了水泡,还落下了腰疾。

随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大袍屯命运也出现了转机。2007年,屯里通了公路。村民韦荣生说:“原来运杉杉出屯,要先走一个半小时的水路、再转车,现在直接陆运,不仅更快捷,还降低了成本。”2012年,借着政府补贴危房改造的红利,梁晓花开始筹建新房,建起了独具特色的苗家新式木楼。

为帮助农民增收,政府时常组织各类培训课程。只要有机会参加,梁晓花就从没落下,学刺绣、钩针绣、烹饪、养殖。“现在政策这么好,只要肯干,就一定不会一直穷下去。”2015年,梁晓花一家凭借自身努力脱了贫。

深山苗寨民风淳朴,苗族风情浓厚。近年来,当地政府因地制宜,在此地发展旅游业,为大袍屯找一条长久致富的新路子。听到这个消息,梁晓花心里痒痒的:自己会做饭的手艺,自家木楼也挺漂亮,何不开发农家乐?

得益于屯里帮扶企业的资金支持,梁晓花家修了新厨房,添了新家具。2017年8月,梁晓花一家开起了“花明楼苗家饭店”,成为屯里旅游发展的排头兵。虽然大袍苗寨的旅游尚在起步阶段,但“花明楼”已给梁晓花的生活带来改变:“我开饭店把两个孩子的生活费赚出来了。”

2019年来到,谈及新年愿望,梁晓花笑着说:“我现在就想做好这个饭店。今年把二楼盖一盖做成客房,再养一些土鸡,相信会越来越好吧。”说罢,她举杯为大家唱起了苗族祝酒歌,欢快的歌声在温暖的热火塘前久久回荡。

(记者郭轶凡、林凡诗、雷嘉兴)

据新华社南宁1月7日电